

# 倾我本城

WO BEN QING  
CHENG



网络人气作者  
望晨莫及

演绎年度  
纯情暖文！  
2014 强势来袭！

望晨莫及/著

直到最后，  
我才明白，  
原来你才是爱我最深的那个。  
原谅我没能第一眼认出你，  
但请相信，  
我的心里只有你！



# 我本倾城

下

望晨莫及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我本倾城 / 望晨莫及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229-07664-1

I. ①我… II. ①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8723号

我本倾城

WO BEN QINGCHENG

望晨莫及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罗玉平 马春起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hs.tmall.com](http://cqp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41 字数: 865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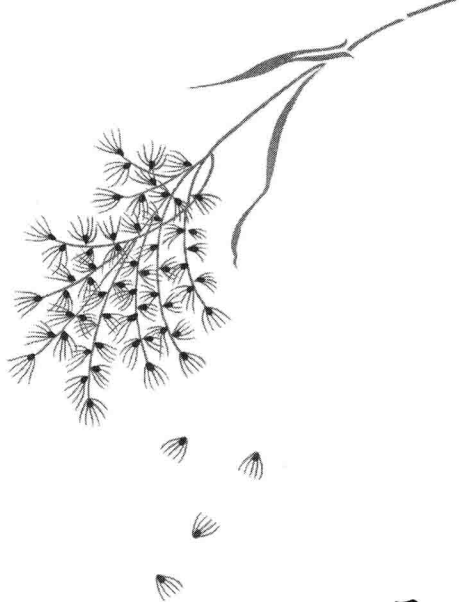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664-1

定价: 5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     |
|-------------------|-----|
| 第十九章 冒牌燕熙 .....   | 1   |
| 第二十章 拆穿身份.....    | 22  |
| 第二十一章 无擎大婚.....   | 37  |
| 第二十二章 妻妾初斗.....   | 47  |
| 第二十三章 “意外”怀孕..... | 56  |
| 第二十四章 归宁之祸.....   | 67  |
| 第二十五章 醋海生波 .....  | 80  |
| 第二十六章 娉儿归来.....   | 98  |
| 第二十七章 私生女儿.....   | 119 |
| 第二十八章 尔虞我诈.....   | 139 |
| 第二十九章 阴差阳错.....   | 162 |
| 第三十章 夫妻决裂.....    | 183 |
| 第三十一章 宫闱惊变.....   | 205 |
| 第三十二章 鏖京之乱.....   | 229 |
| 第三十三章 谋朝篡位.....   | 248 |
| 第三十四章 将计就计 .....  | 283 |
| 第三十五章 柔情刻骨 .....  | 299 |
| 第三十六章 生离死别.....   | 319 |



## 第十九章 冒牌燕熙

回到公子府，满府披红挂彩刺痛了九无擎的心，他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踱进去，脑海里浮想起母亲曾经的告诫：

“长大若敢花心滥情，娘一定把你废了！”

这不是玩笑话，而是警告。

如今，他够脏够滥，真盼着母亲醒过来将他的双腿打断，却再不能如愿。她就那么睡了，再不肯醒来。

他厌恶这种红，恨不能跑上去将满府的红绦尽数撕掉，可他却不能这么做，只能咬紧牙关忍着，视若不见。

“九哥！九哥！”

听报他回府，无殇一路从后院飞奔而来，一把将他抱住，紧紧钩着，笑着直拍他的肩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他不断地叫着他的名字，不断地叫着“太好了”，话里的意思，只有他们二人才会懂。

九无擎微一笑，反过去也勾紧了他的腰背，将自己的下巴搁到他的肩上，是的，太好了，费了多少心思，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多不容易，可是，他一点也不开心。

“恭喜九爷！”

一众奴才们纷纷跪地，道喜声刺痛了九无擎的心，他放开十无殇，一挥手让他们退下，目光落到了某处。

“啪啪啪！”

伴着一阵掌声，有个声音响了起来：

“这番里，别人皆遭了罪，独九爷沾尽喜气，一箭而双雕，的确是可喜可贺！”

一身墨色的锦缎袍子，金陵抱胸倚在廊柱前，斜抱拳头，神色慵懒，一副豪迈男儿态，她一直在盯着九无擎看，而后，忽泛开一抹明亮的笑，流光滟滟如云霞般散开，与其说是在恭喜，还不如说，她在讥嘲。

他身子一僵，心头的苦涩无以言述，默默看了她一眼，没说话，直直回了红楼，金陵瞟了一眼，跟了过去，至于无殇，很识趣，没有过来。他已知她是谁！



红楼外，东罗和南城守在门外，楼下，西阊和北翎带人护着。

“谢谢成全！”

待坐上了自己的轮椅，九无擎目光静静地落在她身上。

“不怨我放了拓跋弘么？”

“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中！”他说。

这种淡定，令金凌觉得发冷。

“你真可怕！怎么就能把事情算计得如此丝毫不差，既瞒过皇上，瞒过了天下，又把自己洗刷得一清二白！”

九无擎默不作声，心下并不以为这一切真就瞒过了皇帝，但不管怎样，这一局，他还是有惊无险地赢了，当然，其中一半功劳是皇帝的，若不是他急于让曦儿坐上太子之位，这事，成与不成，是个未知数。

金凌脑海里则想起了那日进宫路上，九无擎跟她说过的那一番话：

“这番进宫，会有事发生。皇帝会杀我！祈福大会上的事，不管天盘宝珠是谁偷的，他第一个会怀疑的是我。所以，他会第一时间喝令斩我。如果，我真被拖出去了。记住，马上去找曦儿。他会救我。以我的猜测，他想斩我是假，想让曦儿施恩于我是真。所以，他会放了我，但一定会拘禁我，届时必还会要求你帮曦儿去破案。关于这事，你一定要答应下来。”

“这个案子自然是要破的。你别这么看我，说来你或许不信，天坛不是我让人炸的，地室也不是我让人给挖的，东西也不是我让人盗的，常王更不是我令人炸死的。你去查了便知道，这一切，与公子府，与我更没有半分关系。我只是利用了他们的野心，做了一回黄雀，最终只是想让七殿下正眼顺地坐上太子之位罢了！”

“也许查到最后，你会发现，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冷眼操纵着这副棋。唯一不同的是，东林那场爆炸，大大出乎他原有的预料：他没打算要常王和晋王的命，而我要。他更没料到地雷不止有十八枚，会一举炸死那么多人，甚至差点还炸飞了拓跋曦。”

“记住了，这件案子最终的结果必须是：曦儿坐上太子之位，拓跋弘就此垮台。只要你按照我的计划去做，最后这个结果，肯定万无一失。”

这些话，当时，金凌觉得不可思议，如今都已一一验证。

一盘棋，两个隐形下棋人，玩了一副局中局。九无擎设了一个大局，冷眼引导各棋子在局中一步步演戏，皇帝则睁一眼，闭一眼，坐壁旁观，但看局中人机关算尽，暗中促成了这局棋。

这场戏，棋子费尽心机，棋手借机算计，一条计中计，死了常王，毁了毓王，挫了晋王，成全了小小睿王东宫之名，最终漂亮收场，没人会在乎这场储君之争，到底死了多少无辜人，因为历史只记载胜者的荣耀！

“明天，我会让晏之带你去祭拜八哥，你既然帮了我，我自不会失信。至于慕倾城，我会想法子将她救醒。至于鬼见愁，我也会放，至于小鱼儿，你若想见，我也能安排时间给你们见个面，至于我这条命，你若有本事，取了去也无所谓。若没那能耐，就别来自取其辱。好了，我言尽于此，你走吧！以后，最好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九无擎没有再用正眼瞧她一下，开了门，极度冷漠地扔下话，想赶她出去。

她要什么，他便给什么，她要到了她想要的，应该就会离开吧！

最好就这样回去九华，再不要留在西秦，那样的话，对她而言是最好不过的。

他与她，从此再无瓜葛。

金凌没想到他这么爽快，点点头：“明天，我会再来！”

她越过他，走得飞快，一点一点从他的视线内消失了去，他的心，跟着空荡荡起来，难受得慌。

## 二

晋王府。

拓跋弘手执一大坛烧刀子，坐于阶上，独酌于月下，无人相伴，就像一个被遗忘的弃儿，月光将他的背影照得无比落寞。

他仰头浇着那辛辣的白酒，已吃不出那是什么滋味，品尝到的除了悲痛，就是苦涩。

这辈子，他已经够惨，自小无所依傍，自小看尽眼色和屈辱，好不容易遇得了一个真心相待且同病相怜的兄弟，好不容易靠着实力，为自己在朝上挣了一席之地，到如今，又尽数失去。

今日，他已引罪请辞，卸了一身职务，回府面壁思过，也是为了避嫌。三皇兄平素与他走得最近，这番他出了这种事，被揭穿时，他又在毓王府，虽然他用自己的行动洗清了自己的“包庇”之罪，终逃不过人心猜忌。

另外，他还在担忧一件事：接下去，三皇兄该怎么办？

身为亲王，他有一些骄纵跋扈，可他跟他一样，也是一个可怜之人，被揭穿也就罢了，被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告发，这于他而言，打击是致命的。三皇兄曾说：生不知何为家，是她给了他这份眷恋。末了，那女人亲手扼杀了他。

而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判刑待斩！

这场储位之争，最终还是以他的惨败收场，七弟到底做了太子，九无擎也被放了回来，春风得意，喜纳美人，曾经他以为所有种种皆是那人所为，结果，一查，九无擎啥事都没有，却将他和三皇兄拖下了这摊浑水。

这个人真是太厉害了！

这样的人，若留在朝里，大秦国势必要变天。

他要阻止！

必须把九无擎的真面目揭出来。

但是，他想不出办法，也查不出真相，这场被人精心利用的棋局，被设计得是如此缜密。

他将手上的酒坛砸到了地上，突然从地上跳起来，对着月色，发出一记悲鸣。

嘹亮的嗓音穿透夜的冷静，在整个寂寂清冷的王府上空盘旋，随即，淹没于呼啸而过的夜风里，什么都没有留下，心头的悲恨，越发地纠结难纾。

“爷，沉住气！总能找到对方破绽的！”



平叔和容伯，一起走了过来，二人站在他身边静默了许久。

拓跋弘回头看。

自小到大，他们是他生活里的全部。小的时候教养他，长大了，任由他驱使，他们是他的左膀右臂，更是良师益友，总会在他受到挫折的时候，给予及时的慰抚。

“我们还有时间，少主，毓王殿下秋后才斩，这表示皇上对这个案子还存有疑问，只要把在石林阵内刺杀你和拓跋曦的那拨人找出来，我们还有机会！皇上再狠心，也不可放任别人随便杀害自己的皇嗣。现在搁着没有往下查，一是想缓口气，稳定民心，二是要给新太子巩固地位。只要时机成熟，他定不会放过那害群之马。到时，有得那人好受！您忍着，等我们翻了身，定让那人加倍奉还。”

“翻身？父皇的眼里根本容不下我，想要翻身，太难。”

“既然他不容你，那你也不必容下他！”

容伯的眼里发出一道凌厉的寒光：“至于九无擎，虽然厉害，但也不是无坚不摧的铜墙铁壁。这些年，皇帝能收住他，也只不过拿了他的致命软肋。”

关于这事，拓跋弘也知道一些，九贵妃就是他的软肋。九无擎连自己那个足月的胎儿都能狠下心打下来弄死，却独独对那个女人恭敬有加。五年前还帮助那女人逃宫，甚至为了救那女人，明知有陷阱，还义无反顾地自投罗网。这两个人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他一直在派人在查，现在听容伯的语气，好像是有些眉目了。

他不由得眯了一下眼问起来：“查清楚了？”

“是，查清楚了！说来您不信，那九无擎，居然是贱人在外生的孽种。那贱人也不知给皇上吃了什么迷魂丹，让皇上能做到对任何人都无情无义，单单将一块腌臢物当做了稀世珍宝。”

这个真相，令拓跋弘无比震惊：“居然……居然是私生子？”

他的语气是不可思议的，然后，渐渐想明白，紧接着，所有事情就有了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

父皇对他的宠信，既是对他才华的欣赏，更是一种爱屋及乌的表现，又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利用：以九无擎为要挟，得到他想得到的女人；而九无擎之所以会谋权，是想护他的母亲及弟弟。

如此看来，他与九无擎，果真是天生的死对头；而那只狐狸精，则是所有祸端的根源——想当年，嫡子换庶子的耻辱，堂堂元妃为救儿子被马蹄踩踏的悲剧，嫡兄经不起羞辱而死于非命，他自幼受尽苦难和折磨，所有一切全是因为她而来。

这样一个祸害，若是落到他手上，他必将其千刀万剐。

如此想着想着，脸上的恨意便一层层浓烈了起来。

“少主，那个女人身在未央宫，我们暂时动她不得，拓跋曦身为太子，终日有人守候，我们也拿之无可奈何，但现在，属下发现还有一个人同样是九无擎的死穴。只要动了这一个人，一样能令九无擎痛不欲生！”

容伯再度语出沉沉，露着浓浓的煞气。

拓跋弘抬头，脸上的惊异之色还未消退，又听到了一个让他错愕的名字：

“那个人就是：青城！”

### 三

“怎么样？我拜托你的事，查得如何？”

玉锦楼，灯下，金陵在看书等人。入夜时分，门被推开，是龙奕笑容可掬地拍着衣衫上的风尘走了进来，还伸出手做出索讨状：“先把报酬全拿来！”

金陵卷着书，喊了一声：“滚！”

他哈哈一笑，一把抓住：“哪有你这样的，让人办事儿，还这样？嗯，想知道八无昔的事，是不是？”

“嗯！”

他坐了下来，说：

“他是九华人，姓金，名西，十二岁入公子府，替补太保之位，按着年纪排名，排行老八，取名无昔。十三岁因救九无擎轻微烧伤了面部，十四岁九贵妃给他医好了脸。这人性情乐观开朗，和九无擎是莫逆之交，一度形影不离，深得帝宠于驾前。五年前，八无昔卷入公子之乱，九无擎逃脱皇帝的看禁，带病直闯刑场，八无昔被斩首于市时，他曾悲痛得晕死当场，之后，九无擎亲手缝合了八无昔的头颅，停灵三日，葬于公子陵。”

她的脸上，原是微笑着的，渐渐地，就失了颜色，弯起的薄唇在轻轻颤着。

“怎么了？”

他不觉凑过去看。这种表情可称之为“悲凉”，凉到了骨子里，疼到眼神里。

金陵已说不出话，自领子里取那块贴身戴着的玉佩，盯着看，嘴里喃喃自语起来：

“难道，事情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他真的已经死了？”

“他？你是说燕熙？”

“嗯！”

少年燕熙的形象在脑海浮现，她喃喃道：

“出来的时候，我是金琬瑛，他便是金西，我们扮作兄妹。这个名字是错不了的。可是，他怎么会进公子府的呢？他为什么不回家？是他不认得路，还是月姨出了什么意外？十三年了，爹爹派了那么多人出来找，都没找到，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时，拓跋曦的笑脸跟着在眼前一闪而过。

一种奇怪的联想在心头生成了。

但是，怎么可能？

九贵妃是皇帝的妃子，二十几年前，就曾和皇帝生过一个儿子，那个时候，月姨正跟在母亲身边，怎么可能和远在龙苍的拓跋跃扯上什么关系？

龙奕心里直发酸，心下总算弄清楚了一件事：五年前死掉的八无昔居然就是燕熙。

一个人执着了一件事十三年，突然间发现那人已死，会是怎样一件痛苦的事？

他突然很心疼她！



“龙奕？”

她突然眼神一亮，猛地扑上来握住了他的手。这种表情可以解释为，她有求于他——这丫头只在差使别人办事的时候，才会露出这种类似谄媚的神色。但，她的神情变化也太快了一些吧！

“干什么？”

龙奕当然不会推开，乐得享用这样一种“谄媚”。

“有没有办法将我送进皇宫玩玩？”

他立即皱眉：

“皇宫又不是寻常地方，没有皇帝的诏令，哪能随随便便进去？喂，我说，你到底想查什么？”

“没什么！好吧，这么说吧，一句话，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什么什么九贵妃？”

“没见过。”

“怎么会？”

“那女人是皇帝的心肝宝贝，性子孤僻，从不与人交往，一度长住望湖阁，宫里的妃子都难见她一面，我哪能见得到？”

说到这里，他纳闷地反问了一句：“哎，你该不会以为那个女人是你那个什么什么月姨吧！”

“这事，等进未央宫探个究竟才能下定论！”

她觉得很有可能！

曾听闻九贵妃受封的场面，可媲美皇后之礼，如此隆宠，那女子却在受封当日自毁容貌，从此被关未央宫，这当中所包容的宫闱秘闻，若是挖掘出来，必能惊悚天下。

龙奕听得她这个想法，立刻瞪大眼：

“你疯了是不是？那是皇宫里的禁地！谁都不能进！”

“你是不能进，有人能进！”

身为太子的拓跋曦，想进里面去的话，应该没人能拦吧？

嗯，接下去，她该好好查一查这个九贵妃的来历了！

#### 四

子夜时分，金陵独自来到了一座破败的高楼上，点一盏幽暗的灯，吹起一曲箫，很快，苍凉之音，在苍茫的夜色中响起。那是九华的暗号，来龙苍三年，这是她第一次约见父亲的部属。

半个时辰后，破楼前有两道人影闪了进来。这二人极为谨慎地左右探看着，而后，其中一人目光直勾勾地射向了楼上，看到楼廊上有人，这才转头对另一人说：“去外头守着点！”

金陵站在那里，等着那人走到光线下后，微一怔，不觉笑出来：“哟，原来程一先生便是驻使西秦的金门令！”

不错，来的可不正是一品居的老板：程一。

这厮，生着狗熊似的身材，白兔似的脸孔，眼睛很小，笑起来眯成一条线。金凌曾和他打过几次交道，乃是一个算盘打得贼精的生意人。

那人在看清了面前的人以后也讶异地叫出声来：“青城公子？怎么是你？”

“正是区区在下，小生不才，我……哈，这三年，一品居赚去了我不少银子，想不到，是自己人！！”

程一眯眼，上下一打量，跟着笑了一个，攀谈起来：“公子是九华定西营的人？”

“不，在下青城，来自九华镇北王座下。”

“哦？镇北王膝下只有一子一女，您是？”

金凌亮一令牌，玄铁打制，铸有九华皇族独一无二的标记：“我乃镇北王义子！”

程一又冲那令牌一看，连忙双拳一抱道：

“属下拜见青城公子，公子深夜召见，可是想问有关镇国公主和世子的事？”

这人的反应极快，果然是个人精。

“正是！”

“属下惭愧，有负圣恩！”

“一点线索都没有么？”

金凌不觉皱起眉，心情跟着沉重起来，为寻找燕熙和月姨，这些年，父亲在财力和人力上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光精锐之兵，就足足派出了一万之众，为此客死异乡者那是不计其数。

第一批九华人，来到龙苍最初，曾沿着他们当年出事的大河查访，倒是听闻有人在这河里救起过一女子，时间年纪都相仿，却说让人载着去了南云国。于是他们便追去了南云国。拿着镇北王所画之像四下寻找，不想竟遭遇追杀，虎骑一营一两百号人，全军覆没，就此再没有月姨的消息。

第二年虎骑二营曾在西秦和东荻边境查到燕熙携玲佩现身于玉器市场，据一沧商说，有个名叫“金西”的孩子托他将这块玉带回九华京都的镇北王府。可惜等他们闻报赶至时，那受托沧商离奇死亡，第一批军士就此全部被猎杀。

远在千万里之外的父亲听报后，认为在龙苍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正在阻挠他们的追查，为此，传令不再明访，改为暗访，以此来确保外派军士的人身安全。

明察都没结果，何况暗访，结果，自然是了无头绪，那些年，九华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龙苍各国暗建势力，可惜一直没有什么好消息传来。

“回公子话，五年前，倒是查到过一点消息。”

突然听得这话，夜色里，金凌眼底忽迸射出了灼灼之光，急急问道：“什么消息？”

“属下的人曾看到有个女人在荻关使用燕拳和人打斗。可等我们赶去却晚了，那女子被荻国暗客捉了去，不知所终。之后，属下等人将目光一直盯着荻国，却是一无所获。当时由于无法确定那女子就是失踪多年的镇国公主，我等并没有及时向九华汇报这个消息。”

怪不得九华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消息，金凌才舒开的眉头再度皱起。

谁知他的话锋又陡然一转：

“不过，去年时候，我们逮到了一荻国杀手，无意间套出了一些事，才确定五年前被捉去



的正是镇国公主。只是，据那人交代，当年镇国公主未被掳至荻国，就叫一帮神秘人抢了去，自此再无下落。”

金陵一愣，有人掳她，又有人救她？这令她突然想到十三年前，自己也遭遇过被掳被救一事。

“可曾查明掳人和救人的都是一些什么人？”

“救人的，属下等查不出来，至于掳人的，和东荻朝廷或皇室有关系。还有，属下等人查得当年火烧红船的煞龙盟，和荻国一些大官似有所勾结！”

这番言辞，令金陵自然而然想到了凤烈，这人现身于龙苍会不会和月姨失踪有关？

她想了一下，又问：“除此之外，可有燕世子的行踪？”

“没有！不过，属下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正在着手调查！”

“何事？”

金陵侧头看着，借着月色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点点怪异之色。

“西秦的七皇子生得和燕世子极其相像。亲兄弟都没这么像的！公子这番已见过七皇子，想来也应深有体会吧！这段日子，我等一直在查，也试图派人混入皇宫。可惜未央宫无人能进。”

原来有这种感觉的不仅只有她。

“皇宫戒备得就如此森严？”

“是！中宫重地，除了皇帝和拓跋曦，也就只有九无擎能进！”

“九无擎也能进？”

金陵惊诧。

“是，说来这事的确很费解！”

金陵点头，踱步细思起来，难道这当中有什么事被自己忽略了？

她思量罢，忽定下身形：

“可曾查过九无擎的来历？”

“查过！查不出！公子府的人，一个个都来历神秘。”

“继续查！又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既然是个大活人，就一定有来龙去脉！”

“是！”

二人又细细讨论了一番，金陵见夜已深，挥挥手，打算就此分道扬镳。

那程一却突然冲她跪了下来。

金陵见状，诧然而问：“先生这是何意！”

程一没有答，先端端正正叩了三个响头，而后，才抬头，淡淡月底下，那张如白兔般无害的脸孔上尽是虔诚敬仰之色：

“公主殿下，程一深知公主与燕世子，自小情谊深厚，无人可替，可是公主身负家国之重任，是九华万里江山唯一的继承人。公主在朝之威名，程一虽在龙苍也有所耳闻。您这番瞒了主上来到龙苍，三年不与我等联系，程一识得您三年，今始知您是公主。而今回想这番鲸京城内种种事情，便心有余悸。公主，今日程一斗胆进一言：您身在异国他乡，身侧无人照拂，为

了主上，也为了我九华的黎民百姓，请您一定要保重自己！”

这人果然也是了得的，她没有道破自己的真正来历，他却已经从她的言谈里识破了她的身份。

她不禁微微一笑，上前相扶。

不错，在九华，她是九华大帝的掌上明珠，更是大沧帝国的储君，而在龙苍，她是一个为爱而痴狂的奇女子，此来只为月姨和他。

## 五

二月十五，九无擎化作晏之，带着金凌去祭拜八无昔。公子府内，暂由剑奴替身坐镇。

无昔原是该葬在公子陵的，但九无擎偷偷将无昔的尸骨偷换了出来，埋在了回风谷。

回风谷，距京城五里处，掩于一片连绵的小丘中，青树叠嶂，鸟语花香，一片碧绿的寒桐，围着一座小园，园中搭着一座竹庐。

一老者守陵于此。

偶尔，九无擎也会来此住一晚。

园内，修着一座坟，汉白玉石碑，青石坟穹，坟墓四周，修着环状花坛，坛中一月红怒放，枝叶碧绿，谷中烟气迷漫，踏进这样一处地方，感觉到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清幽。

走到墓前，金凌的目光就直落到了墓碑上，几个凸雕而成的字，第一时间映进了眼底：金西之墓，立墓人：无欢，无擎，无殇。每个字都有被岁月洗礼过的痕迹。

已近中午，阳光是温暖的，迎面吹来的风，被熏得极暖，春天的味道越来越浓，但，金凌感觉的是一片通体的冰冷，从头冷到脚，连呼吸也是冷的。

她僵立在祭台前，一动不动，“金西”两字，被阳光一照，幽暗的字面上，诡异地射出几道金光，是如此的刺眼，脑海里顿时白茫茫一片，燕熙的音容笑貌，一幕幕地在眼前掠过，十二年的相思，汹涌翻滚，刻骨萦绕。心是疼痛的，同时又浮现无数困扰：

长埋在此的，真是他吗？

如果真是他，这么多年了，他为什么不回家？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必须留下，而且还进了高手如云的公子府，去争做那十三太保。

还有，除了九无擎，另外可有人能证明他就是他？

九无擎太能编，太能骗，太能颠倒是非和黑白，他的话，自不能完全相信，而她又没有火眼金睛，难以认定地下那一堆白骨便是心爱的他。

如果这一切当真是九无擎的谎言，那他为何说谎？

除非……

不！不可能！

那是一种亵渎。

她怎么可能将那么可怕的人，和熙哥哥联系在一起。

燕熙温文尔雅，是谦谦君子，龙姿凤章，无人可比；九无擎呢，冷漠淡寡，杀人如麻，嗜血如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求名利，机关算尽，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是燕熙？



燕熙哥哥才不会将女人当做药引来使用，那样肮脏的一个男人，怎能和净如甘露的燕熙相提并论！

绝对不可能！

她果断地拧碎了那样一种想法，心乱如麻地转身跑了出去。

九无擎一怔，看着她脸色腊白地狂奔而去，将手中的香搁下，忙追了过去。

幽浓的梧桐林，鸟语于枝，花香四溢，斑驳的树影，影影绰绰地印在尽是萋萋芳草的山地上。

小径之上，他们一前一后狂奔，而后，他追了上来，一把拉住她的肩，将她掰过来，看到这张精致的小脸上，有两行清泪情不自禁地滑下。

阳光下，她咬着唇，忍着喉咙里的哽咽，一脸隐忍的痛。

“大哥，我心里难受？”她一把抱住了九无擎，忍无可忍地嚎啕大哭起来：

“我不信他已经死了。可是，我要怎样才能证明里面睡的不是他？十二年了，我都没见他长什么模样，你怎么可以用一具白骨让我认定他已经没了？他说过要娶我，还要跟我生很多孩子的。他说过的要和我一起白头到老，齐心合力治理大沧的。他怎么能扔下所有责任，让我一个人背负？他怎么可以骗我？我要他活过来，我要他活过来！”

她紧紧地抱着，将头埋在他的脖子里，眼泪唰唰地往下淌去，嘴里拼命地叫着，任性得就像一个孩子。

种种不甘，种种悲痛，种种思念，尽化串串泪珠。

九无擎僵了一下手臂，而后，小心地将痛哭流涕的她搂住。

听着她的话，他心，如被针扎，他记得的，“爹爹”过世后，她也是这样地赖在他怀里，又哭又闹非要让“爹爹”活回来。

那时，他也曾如此抱她，忍着悲伤，柔声安抚，发誓说：他会永远陪她，会娶她，然后和她生很多小小凌子和小小燕熙，他们要同共造一个家，一起撑起这个国家。

他还记得她曾很好奇地问过他这么一句话：

“熙哥哥，我们两个也能生娃娃吗？怎么生啊？”

其实那时他根本就一窍不通，却煞有介事地回答了一句：“等将来你嫁给我了，我就教你！”

如今，他们都已长大，可他再也不能娶她，更不可以跟她生娃娃。

她说得极对，他是个骗子。

可他不得不骗。

燕熙真的已经死了，活在这世上的人，是脏得已经洗不干净，病得已经无药可医的九无擎。

所以，他必须让“自己”死掉！

死了，她心里还能保守一个美好的印象。

死了，她的心里才会留下一个小小的位置容下他。

死了，她才有机会重新开始。

儿时的那些刹那芳华，只是一道美丽的流星，已成明日黄花，她总会慢慢淡忘！

哭吧，凌子，你的眼泪，我会记住，你对我的念想，我更会刻骨铭心。

若有来世，我必守好自己，必风光娶你！

他忍着眼底的湿意，努力地眨眼，清淡的眸子，铺着一层无法散开的悲伤，将深爱的她紧紧抱住！

回城时，已是下午。

刚进城南大门，就和龙奕撞了一个正着，那家伙一脸古怪的神情，闷闷不乐地蹦出一句话差点令九无擎从马上摔下来的话：

“别哭，没啥好哭的。金西还活着呢！”

马背上的金凌反应有点迟钝，呆了好一会儿，反问：“什……什么？他真活过来了？”

龙奕听着，立即不客气地白眼，过来戳她额头：

“要真死了五年化成了骨头的人，还能从棺材里爬出来，那肯定不是人，是僵尸。笨蛋，这事不是明摆着，要么就是棺材里埋的根本就不是金西，是某人在骗你，要么就是我现在逮到的这个家伙是个冒牌货。如果真是冒牌货，这事就有得玩了。能知道你底细的人，只怕这世上除了你，就没有别人了吧！”

的确如此。

她听着精神一凛，连忙问：“哪里逮到的？人呢？”

“玉器市场。那人在和某个玉器商打探一块玉佩，喏，就这个，他让人画了一幅画。”

他自怀里掏出一张纸，打开让他们看，上面画的正是那块“玲”佩。

金凌将画抓过去，无比震惊地瞪了一会儿，才问：

“龙奕，你怎么能确定那人就是我要找的人？”

“不能确定，但那人长得几乎和我一模一样。他在玉器市场上问这件东西时，有人将他当做了我！然后，我找到了他，带去了玉锦楼。”

金凌听罢，立即往玉锦楼飞奔而去。

龙奕连忙跟着飞马回来。

刚刚他有在暗暗研究晏之，这个人的神情一直淡定，但在他扔下“金西还活着”这话时，眼神曾微微变化过：有点惊诧，而且完全是不信的。可他并没有将这种“不信”的神情表现出来，眉间仍然一片风轻云淡。

## 六

玉锦楼天字一号楼，一个白衣男子正倚窗而伫，一头乌发以青带束起，披肩散落，风吹起，发梢轻扬。

听得有人开门，他转过头来，一张酷似龙奕的脸孔，就那么直直地跳进了金凌的视线，英气的剑眉，飞入云鬓，宽宽的额光洁饱满，明亮的眸，灿灿生辉，高挺的俊眉泛着亮光，薄薄的唇片，红彤一片。

的确生得一模一样，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般，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睁着看。



九无擎也看到了，浑身顿时冰冰冷，感觉有一张无比巨大的天罗地网，正撒向他们，想将他们一网成擒。

“你是谁？”

这男子问，声音清而亮。

金陵闭嘴不语。

“他就是那位玉器商，手上有你要的玉佩。”

龙奕自他们身后绕上来，看到她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便替她作了回答。

“是吗？”

白衣男子依旧以一种困惑的眼神瞅着金陵：“玉佩在哪呢？我让人找了很久很久了。”

“你为什么要找这块玉佩？”

金陵不答反问，将手中捏着那张图纸一寸寸展开，纸上所画“玲”佩，与实物竟一丝不差，这说明什么？

“那是我的物件儿。很要紧的。我亲手雕刻的，十二年前弄丢了，我一直在找，可总是找不到。最近，我听说它曾出现在鯨京城，后来，叫人高价买了去。现在我想把它赎回来，哪怕出再高的价也无所谓。小兄弟，这东西真在你手上么？”

白衣男子瞅着这画，温温抹开一朵笑，整个人刹那间亮了起来。

金陵默默看了一眼，自颈上勾出一块玉，托在白玉似的掌心上：“是这一块吗？”

他将它拿了过去，眉心渐渐凝重起来：

“不是这一块。可是，这一块，怎么也有点眼熟。我想想，容我想想，对了，对了，它们是一对的，我记得我将它送人了，可送谁了？到底送谁了？我记不起来了。”

他敲着脑袋，眉全皱在了一起。他居然还知道是一对的！

金陵的心，乱怦怦地跳着，盯着看：“那你叫什么名字？”

“在下姓金名西！”

他回神，微笑而答。

金陵不言语了，满心惊疑：

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吗？他们寻了他这么多年，然后他就自己跑了出来？如果他真是金西，怎么没有回九华？瞧他衣着华丽的模样，应该混得还是不错的。

金陵冲他看了又看，并没有被这样一个天大的意外冲昏头脑，而是极其冷静地思想起来，半晌才问：“你怎会记不得送谁了？”

白衣男子温温一笑说：“五年前，我死里逃生，脑子里有瘀血未清，有些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不过这玉的事，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呀，你做什么？”

他忽然骇一跳，却原来是金陵不由分说，扑上去狠狠扒起那人的衣裳！

“我是大夫，给你免费检查身子，不必太感激我，乖乖合作就成——晏之，龙奕，帮忙！”

被吓到的何止是这男子，连龙奕和晏之都吓到了。

九无擎遂先会过意，知道他想查什么，二话没说，很有默契地将人架住，两个人三两下就

把那人的衣裳扒了，才不顾那男子在那里恼火地叫嚣。

然后，她与他，皆看得分明，白衣男子光洁的胸口上，果然有一条蜷成一团的龙纹胎记。

金凌蒙了，他，真的是燕熙？

燕熙身上本没有这龙纹胎记，小时候，只是一团青印，盘于左胸，隐约似有什么盘踞在里面，不是很大。后来，那胎记里的图像渐渐清晰起来，却是一条青龙，张牙舞爪，像是要从上面飞下来一般。

燕熙还活着，她自然是开心的，但是，如果眼前这个人就是燕熙，就意味着九无擎彻底对她撒谎了：九无擎有玉佩，金西有胎记，有着几乎能冒充龙奕的相貌，这两个人到底谁在撒谎？

她，分辨不清了！

“你……你是哪里人氏？”

金凌惊急地又问了一句，渴望想弄清楚他的身份。

白衣男子也面色大变，奋力一争，挣脱下来，急切的裹起自己的衣裳，恼形于色道：“我是哪里人，关你们何事，滚开了去，光天化日，强解人衣，你们欺人太甚！”

温颜淡淡的男子，板起脸来，杀伤力竟也极强。

“还没人敢跟在我面前提一个‘滚’字！今日，本少主倒要领教领教阁下能有几斤几两？”

龙奕慵懒一笑，一掌当胸，就扫了过去，金西不退不避迎了上来。

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再次发生了：白衣男子使出了几招虎虎生威的燕拳——金凌见状，顿时瞪大了眼，九无擎见状，淡然的眼神骤然一深，泛着漩涡的眼瞳也隐约露出惊骇之色。

战圈内，白衣男子一招连一招，气势如虹，如潮水般向龙奕卷来，两股力量横冲直撞，掌风拳劲所到之处，家什器物皆成碎片。

金凌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再也忍耐不住，终于跳了进去：“别打了！别打了！”

两个纠缠在一起的男子，被另一股强而灵动的力量拆开。

白衣男子怒意未消，温眸沉沉，唇线冷硬。

龙奕斜斜勾着嘴角，道了一句：“还以为有多了不起，也不过如此而已！”

“是么？不是还没打完么？谁输谁赢，谁能说得准？”

白衣男子并没有因为龙奕的讥讽而失了气势，下巴一挑，淡淡地挑衅。

金凌眼睛一眨不眨地落在白衣男子身上，小心翼翼地逼近，声音极度紧张地问：

“你怎么会这拳法的？”

“这事与你何关？我是来买玉的，不是来遭你们折辱的。”

“对不起，刚才多有冒犯，实在事出有因，我为刚刚的举动向你道歉！”

抱以一拳，金凌诚诚恳恳赔了一个不是。

白衣男子瞧着“他”态度相当诚恳，脸上的不悦这才渐渐消散，温温之色复现于俊气的脸上，好一会儿后，方道：